

1996 2

ISSN 1002 - 0888



法国研究

武汉大学法国研究所
中国 武汉

ETUDES FRANCAISES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FRANCAISES DE L'UNIVERSITE DE WUHAN

WUHAN CHINE



主办单位：武汉大学法国研究所

主 编：江伙生

编 辑：《法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出 版：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国内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发行部

《法国研究》发行组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订 阅：武汉大学《法国研究》

发 行 组

印 刷：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科 技 印 刷 厂

ISSN1002—0888

刊号：CN42—1087/D

法国研究（半年刊）1996年第2期

代号：国内：38—88 定价：4.00元
国外：Q866

ETUDES FRANCAISES

REDACTEUR EN CHEF:

JIANG Huosheng

REDACTEUR EN CHEF ADJOINT:

LUO Guoxiang

CHE Jinshan

COMITE DE REDACTION:

CHE Jinshan

JIANG Huosheng

LUO Guoxiang

QIAN Zhian

SELLOS RAMIERE.M

WU Hongmiao

YANG Haiyan

YU Qiyong

ZHANG Zeqian

ZHOU Hanbin

ZHOU Jiashu

ZHOU Lan Ying

COMITE DE CONSEIL:

CHEN Zhanyuan

DUANMU Zheng

LEVAILLANT Jean

LUO Dagang

NEEFS Jacques

WANG Dehua

YE Rulian

ZHANG Zhilian

法国研究

主 编

江 伙 生

副 主 编

罗 国 祥

车 谨 山

编 委 会

车 谨 山

江 伙 生

罗 国 祥

钱 治 安

赛 洛 斯

吴 洪 渺

杨 海 燕

余 启 应

张 泽 乾

周 汉 斌

周 家 树

周 兰 英

顾问委员会

陈 占 元

端 木 正

让·勒瓦杨

罗 大 冈

雅克·乃夫斯

王 德 华

叶 汝 珪

张 芝 联

目 录

语言

- 法、汉语序比较研究(一) 吴洪森(5)
 双言问题探讨 曹德明(27)

文学

- 重写神话——谢阁兰与《桃花源记》 秦海鹰(40)
 《岁月的泡沫》中的“真实”初探 邓方国(52)
 一首颂扬法国小说的壮丽诗篇
 ——评《法国小说论》 方仁杰(62)
 集中营中的对立:“我们”与“他们” 刘成富(65)
 巴尔扎克著作中的中国意象 刘 阳(78)
 “邪恶大师”的悖论——略论萨德 安少康(84)
 马赛尔·帕尼奥尔的电影剧本
 ——《面包师的妻子》中的语言技巧 吴艳萍(92)

哲学

- 论 18 世纪法国启蒙哲学认识论
 思想的历史定位 徐瑞康(98)
 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述评 方 生(110)

法律

- 试论魁北克法律制度的演变 刘艺工(124)

其它

- 巴尔特死后 车谨山(133)
 法国电影百年庆 宫宝荣(142)
 法国高等院校与职工成人教育 丁 锐(158)

研究生论坛

- 悠悠此情何时了——读杜拉斯的《情人》……………冀可平(161)
- 穿越符号的密林——读巴尔特的《神话集》……………于 莉(167)
- 灵魂的自省——读贡斯当的心理小说
- 《阿道尔夫》……………董 芳(175)
- 一幅惨淡世态的素描 一曲心灵历程的悲歌
- 莫洛亚的《幸福的本能》……………黄贻芳(182)
- 浅谈法语词汇变异与社会因素的联系……………邹 斌(189)
- 试论奥克塔夫爱情悲剧产生的几个原因
- 读《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徐 普(196)
- 无奈的幸福——读《局外人》……………钱 翰(201)
- 莫里亚克的小说心理描写手法浅探
- 读《黛莱思·德克罗》……………王晓雪(208)
- 震撼心灵的爱国主义诗篇
- 读都德的《最后一课》……………黄文慧(216)

本期执行编辑 吴泓缈

封面设计 郭召明

版面设计 周兰英

目录翻译 冯学俊

Etudes Françaises

Revue semestrielle

n°41

Centre des Hautes Etudes Françaises

Université de Wuhan

Juillet-décembre 1996

SOMMAIRE

LANGUE

Etude comparative entre le syntagme nominal

du français et celui du chinois **WU Hongmiao**(5)

La diglossie dans la langue française **CAO Deming**(27)

LITTÉRATURE

Segalen: réécriture du mythe **QIN Haiying**(40)

Le réel dans *L'Ecume des jours* **DENG Fangguo**(52)

Compte rendu du *Roman français* **FANG Renjie**(62)

Réflexions sur les pronoms personnels "eux" et "nous"

dans la littérature concentrationnaire **LIU Chengfu**(65)

Images de la Chine dans les oeuvres de Balzac **LIU Yang**(78)

Paradoxe chez le Maître du Mal **AN Shaokang**(84)

L'ambivalence du langage dans *La Femme du*

boulangier **WU Yanping**(92)

PHILOSOPHIE

La portée historique de l'épistémologie du siècle

des lumières **XU Ruikang**(98)

Le système esthétique chez R. Barthes **TANG Sheng**(110)

DROIT

L'évolution du système juridique au Québec **LIU Yigong**(124)

DIVERS

Roland Barthes : l'après-mort
..... L. -J. CALVET, trad. par CHE Jinshan(133)
Centenaire du cinéma : l'inquiétude et l'espoir

des cinéastes français GONG Baorong(142)
La fonction des universités françaises dans l'enseignement
continu DING Rui(158)

RUBRIQUE DES ASPIRANTS—CHERCHEURS

Une passion lointaine à jamais s'évanouira; lecture
de *L'amant* de Duras JI Keping(161)
La forêt des signes; *Mythologies* de Barthes YU Li(167)
L'introspection de l'âme; lecture d'*Adolphe* DONG Fang(175)
Une vertu artificielle et surnaturelle; lecture
de *L'Instinct du bonheur* HUANG Yifang(182)
Remarques sur l'influence de la société dans
l'évolution du lexique français ZOU Bin(189)
Un amour impossible; lecture de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XU Pu(196)
Meursault heureux malgré lui QIAN Han(201)
La description psychologique chez Mauriac ... WANG Xiaoxue(208)
Un hymne patriotique : *La dernière classe*
..... HUANG Wenhui(216)

Rédacteur responsable de ce numéro; WU Hongmiao

Couverture; GUO Zhaoming

Maquette; ZHOU Lanying

Traduction du sommaire; FENG Xuejun

法、汉语序比较研究(一)

吴洪森

Resume: d'un point de vue cognitif, notre étude montre qu'il existe une règle générale d'ordre des positions (Hjelmslev) dans le procès. L'agencement syntagmatique du français qui diffère de celui du chinois n'est qu'une apparence. Au fond, toutes les deux langues sont soumises à une *loi générale* régissant le cosmos.

教学中,我们常说某某句子成分必须放在句中的哪一个位置(或哪几个位置)上,某某句子成分最好放在哪一个位置上。这种对句子成分在句中次序的定位包含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 句子是由有顺序、可分离的成分(词、词组、短语、乃至板块)组成的。^①

2. 句子成分在句中的次序与其功能关系密切,有一定之规可循。

2.1 有的成分的位置是确定的,变动的可能性极小。

2.2 有的是游移的,有数处落点(landing site)作选择。习惯上有一最佳位置。

以上观点不言自明。但面对一句具体的话,哪个成分放前,哪个成分放后,人们不一定有十分的把握,即使有把握,也常是直觉

① Wayne O'Neil 语,见《语言学奇景》,仲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

成分居大,很难讲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且,凭直觉的情况仅见于母语。遇到外语,一定茫然。

茫然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所以,我们想借鉴当代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中的一些新理论,尤其是 Hawkins 研究词序的“轨层结构”的新方法^①,对法、汉两种语言次序上的异同作一点比较,以便对法语教学和将来的法汉机器翻译有所助益。

比较语言,首先要确定两种语言之间可以比较的地方。对汉、法两语句子中的语序进行比较,在汉语句法解释体系本身还不够完善之时,自然有其难处,所以必须慎重。但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比较,有可能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汉语句法结构及其功能,照亮一两个汉语句法解释体系中所存在的盲点。“歪打正着”之事想来总是受欢迎的。

本文的比较属于句法结构范畴,其研究单位大不超过句子、小不小于词。其实,由于才识和篇幅所限,句法结构这个范围还会嫌大,所以我们打算先从某一较规则的句子成分作手,由简入繁。至于这个较规则的句子成分,自然以汉语的为好——一则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二则法语语句的词序远较汉语严谨,所以我们所选的第一个对比成分应是汉语语句词序变化较清晰的那个成分。那么,汉语句子中哪个成分的内部次序最规矩,最简单呢?关于这一点,吕叔湘先生已有论述:“从语素到句子,如果说有一个中间站,那决不是一般所说的词,而是一般所说的短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短语内部的次序是不大能改变的,句子内部的次序就比较灵活。句子可以不改变其基本意义而改变其内部次序,短语很少能够这样。”^②所以我们选中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名词短语,下一步再移到难度大一点的动词板块上去,看看这两类短语之间是不是

① Hawkins, J. A. *Word Order Univers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② 《吕叔湘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141。

具有同形或者同构^①的关系。确切地说,我们将把一个具有一定排列次序规律的名词短语看成是一个类似于“基因”的东西,其排列次序便是基因的信息编码,并假设这一信息编码在类似的功能域中(如同构)具有进行复制、扩展的功能。最后,我们再面对完整句子,因为朱德熙先生曾认为汉语短语的问题解决了,句法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显然,我们一方面要确定短语(词组)与句子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另一方面要找出句子在排列上和短语一样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 名词短语

解剖名词短语的过程将分为四步:1. 说明为什么汉语名词短语中的定语一律在前,而法语的一般在后,少量在前。即汉、法定语或定语从句的位置的一般规律;2. 常在名词短语中出现的指示词、数量词和形容词各自相对的位置;3. 各定语与核心词之距离的远近与词义搭配上的关系;4. 认知科学的启示及例外。至于“联合结构”(即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核心的短语,如“多快好省”,“北京和武汉”等等),汉、法二语言在表达上区别不大,逻辑上的操作也很容易,所以本文暂不讨论。

1.1 要发现汉语语序与法语的有何不同并非难事:

(1)une voiture de luxe

一辆豪华轿车

^① 关于同形与同构的详细定义和分类,请参考朱德熙先生的“论句法结构”:他认为“白马”与“很冷”的“构造模型”相同,“都是只包含一个核心的向心结构。而且都是核心部分在后,非核心部分在前”。《语言学资料选编》,上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539。

(2) ...un homme aux setiments nobles, intègre, un homme d'une haute moralité, détaché des intérêts mesquins, un homme utile au peuple.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撇开指别词(一辆、一个)不谈,法语和汉语的次序正好相反:一个形容词在前,名词在后,另一个则名词在前,形容词在后。可是,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就得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一个短语或一个句子中,某些成分是浮动的,其位置是易变的,而另一些则像是海底的礁石,屹立不动。分析句法关系,应首先确定那些稳定的成分,确定比较的基础和原点。一如人们描述太阳系时,首先要假定太阳为一不动的中心点,从方法论上来讲,这一前提非常必要,因为只有有了“原点”并且相对于“原点”,我们才有可能说出某物是远还是近,是来还是去等等。我们否认在确定句子“核心”的过程中很难排除主观因素:比如乘火车,观察点若是车上的人,移动的是车外的山、树;参照点若定为地球,移动的是火车;而在描述天体时,参照点若是地球(托勒密的地心说),那整个苍穹便是在围绕着地球转。参照点的选定撇不开主观因素,而且在服务于描写的范围与目的时有优劣之分^①。但是这个原点对于我们观察和描述事物又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一个四口之家,一老人,两夫妇,一孩子,如果我们穷尽每一对两两关系对其进行描述,那么需要罗列的关系就有六对,十分罗嗦。最好的说法显然是先确定一个中心成员——家长或户主——作为关系描写的出发点,然后描写他与其他三人的关系,其他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就隐含其中了。

① 试比较“张部长及其下级”和“王二及其上级”。通常使用的是前者而后后者,因为上级人员往往少于下级人员,是更为稳定且变化较少的因素。

上边的(1)、(2)两例的核心显然是“车”和“人”，即名词。关于确定核心的标准，老一辈的语言学家曾作过大量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言^①。其实，短语中的“核心”十分接近我们头脑中作为自然概念的核心：行星围绕着太阳转，电子围绕着原子核转，它们的核心分别是太阳和原子核。既然是核心，其位置就该在中心。对于语言这个在时间中延续的线性的链来说，就是板块（相当于法语中的 syntagme）的中间。可是：

(3) ...l'église aérée, vacante, plus humaine, luxueuse... (M. Proust)

显得更加富丽堂皇的、更有人情味的、空气清新的空荡荡的教堂……

法语的核心在头(l'église)，汉语的核心在尾(教堂)。这又是何为？想想我们在听话时第一要抓住的便是核心词，想想语言的线性特征，我们会发现这个所谓的“中间位置”是无法确定甚至是不存在的：说话者很难事先对定语的数量进行计算——除非在某种特殊的语言中，事先规定定语的数量不得超过两个或四个，而且其定语的构成形式也决不能像汉、法语这样变化多端；听话者亦然，他无法靠计算来确定核心词的位置——“大”定语从长度和字数上来说可以达到“小”定语的十倍。所以，为了认知上的方便，名词短语中核心词的最佳位置只能是“头”和“尾”。也就是说，一个在说话时会稍微停顿一下的语段(syntagme)，其最容易让人抓住的不是头就是尾。所以法语以头为“核心”，汉语以尾为“核心”^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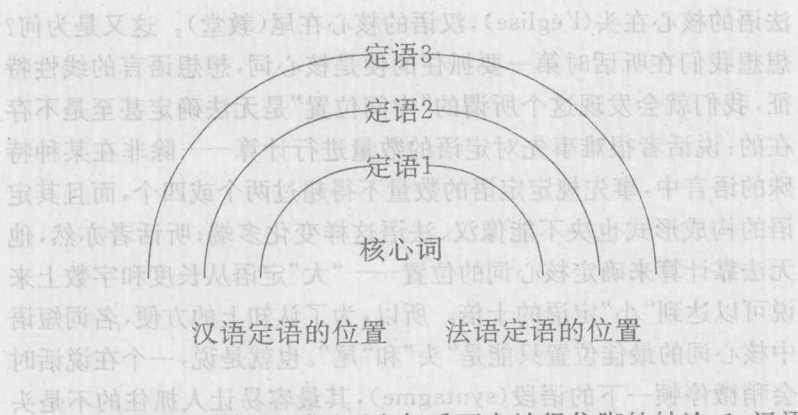
科学研究就总体上看，强调共性的“异中求同”和强调个性的

① 详情请参阅陆丙甫《核心推导语法》第三章，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② “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最重要，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如国家领导人参加什么活动，总是主席走在前；演员们出节目，名角的压台戏放在最后。

“同中求异”是相辅相成的。牛顿说：“把简单的事情看得很复杂，可以发现新领域；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很简单，可以发现新定律。”所谓把简单的事情看得很复杂，就是“同中见异”；所谓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很简单，自然是“异中见同”。这里的异、同，不是明摆在表面上的，而是隐藏在表面之同深处的异、表面之异深处的同。“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是在整体的“异”或“同”中，找到部分的“同”、“异”。因为任何活动都可以看成是若干个分力的合力，若干个简单直线运动和总和。这些分力，如引力、向心力和离心力、动力和阻力，是无所不在的：一种力可能被另一种力抵消、压倒而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它不会从根本上消失。问题是力的相互作用在各具体语言中有何具体的“同”与“异”的表现。

继续我们的“天体物理学”，把核心词看成太阳，把各定语看作行星，我们隐隐约约地窥见了汉、法语名词短语的“异中之同”：



照此推理，我们得到了两个似乎不大站得住脚的结论：1. 汉语名词短语核心词之后的词属于另一个板块，法语反之；2. 汉语各附加语离核心词的距离和法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太阳的左边还是在太阳的右边，水星总是比地球离太阳近，地球总是比火星离太阳近，其排列次序永远是：定语 1、定语 2、定语 3……

对第一个推论，最明显的反证来自法语：

(4) Une petite maison de bois (一座小木屋)

(5) Un beau garçon courtois, riche et travailleur (一位彬彬有礼, 又勤奋又有钱的美少年)。

形容词摆到了作为核心的名词之前。对法语这一貌似例外的摆法作何解释？大家知道，核心词一旦确定，其位置只能有三：前、中、后。置前与置后，遵循的都是语言学上的一个原则：核心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可“核心”的“清楚明白”却可能是以另一个方面的不大“清楚明白”为代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假定在汉语中有一概念的前边需要罗列上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定语（这类情况现在似乎愈来愈多，一是许多现代的概念需要精确的定义，二是欧化的影响），听话的人老也等不来最后的那个核心词，那该是多么讨厌：一位搞口译的法国人就向笔者倾诉过这等待核心早点露头的痛苦。因为它不出现，他无法确定前边定语的真正含意。其实，把定语都集中在核心词之后的法语还不是一样有可能叫人头疼。人脑的短期记忆毕竟有限，汉语的核心词放在最后，就决定了听起来舒服轻松的汉语句子不可能带太多的定语，除非像上述例(2)毛主席语录中那样一连重复上五次“人”（而法语翻译中只用了三遍“homme”）。汉语自身对简明，对完美和对称的追求一般习惯上把这类定语化为谓语，即把名词词组转化成句子。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汉语中多主题句，而且句子偏短。比如，以上的(3)和(5)可以译作：

(3')空荡荡的教堂里空气清新,显得更加富丽堂皇,且更有人情味了……

(5') 一位富有的美少年, 工作勤奋, 待人殷情。

这时,核心词虽然不在其板块的“中心”,却给人在句子“中心”

的感觉。比原来的翻译读起来更舒服,更美。这么说来,核心词向那所谓“中心”的靠拢是一种“求美”的倾向吗?这似乎涉及到对“美”的定义。其实,语言之美也在遵循着法国语言学家 A. Martinet 提出的“经济法则”,即简洁与明了。换句话说,就是在不产生歧义的条件下,用尽量少的词表达出尽量丰富的意思。核心词向“中心”方向移动的倾向在这方面是具有其独特的功能的:因为定语倘若离核心词太远,听众便有可能抓不住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而核心越靠近“中间”,它们之间的距离越小,就越让人觉得它们是一个“囫圇体”。这可以通过一个普通的加法运算来得到验证。

——设:在一名词短语之板块中,紧挨着核心词的定语离核心的距离为 0,再靠外者为 1,顺序推之。

现有一个名词短语,由一个核心词,六个定语(形容词或定语从句)组成。那么,无论其定语全部在前(汉语)还是全部在后(法语),其距离总数不变,即 $0+1+2+3+4+5=15$ 。如果在不出歧义的情况下向另一边移去一个定语呢?其距离数便少了 5: $0+0+1+2+3+4=10$ 。

由此,我们发现了名词短语语序中(也可能是句法中)的另一重要的原则:即“各定语离中心名词距离最小”之原则。如果我们对这一原则作进一步的抽象以便让它适用于其它的句子成分乃至整个句子,我们可以说是“各附属成分离核心成分距离最小之原则”。由于汉语句子的构成特征,汉语不允许类似的移动^①(其原因将在语句分析中阐明)。而法语就不尽然了,借助于关系代词的指示性,其核心词便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向板块“中间”移动而不产生类似于汉语的“质变”。一方面,“简明”原则要求我们让听众一下子就抓住板块的中心(最前或最后);另一方面,“简明”原则又要求我们

① 不过汉语“曲线救国”,在名词构词法上倒是提供了几例词后的附加成分:“们、者、儿、子”。“们”相当于法语名词词尾的 s,仅指人类;“者”相当于 eur,“儿”和“子”具有“对象化”作用,“儿”带有爱称的味道等等。它们是词的一部分,属构词法范畴。

尽量让所有的定语向中心收敛,产生出一股给人以整体感觉的内聚力,这在同一原则下所生出的两股相左的力就造成了上述例(4)和例(5)的现象。

虽然法语允许少数形容词定语前置,但其前置的条件却是极为严格的。只有单音节或双音节的,表示最一般品质的常用形容词才能放在名词前面。如:à long (court) terme, une grande (petite) salle, un jeune (vieil) homme, une bonne (mauvaise) habitude, de larges épaules, un vrai ami, un gros chien。即使是这类形容词,其前边一旦加上 très (很),便又立即后置了。换句话说,只有在不影响听众对核心词进行精确定位的条件下,法语核心词才可以作适度的“内移”。另外,正像上一世纪的伟大的语言学家洪堡特所指出的那样:“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这一前置在表意上也有别的利用价值:

belle-fille	媳妇(belle 后置为“美丽的”)
grand homme	伟大的人(grand 后置为“高大的” ^①)
petit papa	小(可爱的)爸爸
pauvre garçon	可怜的男孩(pauvre 后置为“贫穷的”)
brave homme	正直的人(brave 后置为“勇敢的”)

1.2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名词短语中指示词、数量词和形容词各自相对的位置。

指别词 Det、数量词 Num、形容词 Adj 和核心名词 N 这四个成分(如“这|五位|可爱的|姑娘 Ces cinq filles charmantes”)的语序排列,数学上的可能性有 $P_4 = 4 \times 3 \times 2 \times 1 = 24$ 。虽说搭配的可能性多达 24 种,但在一定的语言中,一定的位置只能留给一定的

① 这儿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 前置;2. 核心词是人或者童话中的动物(如“那只伟大的狮子王”)。

功能,否则,我们就无法快速地理解话语。根据Hawkins^①的调查,只有下列序列是存在的。

1. 三个附加语皆在核心 N 前:Det-Num-Adj-N, 如汉语、英语。

2. 两前一后:Det-Num-N-Adj, 法语、意大利语。

3. 一前两后:Num-N-Adj-Det, 巴斯克语、印尼语、越南语。

4. 三个附加语皆在名词 N 后:N-Adj-Num-Det, 约鲁巴语等。

明白了核心词为何习惯上处在名词短语的两端,且为何有向板块中心移动的倾向这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之后,以上的四种序列就都解释得通了:1)三个附加语倾向于出现在 N 的同一侧(核心词置两端);2)Adj. 的位置决定了核心词是前置还是后置(从汉、法比较的角度来看,各种类型的定语从句也可以看成是 Adj.。英语则不然,定语从句和 Adj. 分置在核心词两边:The maddest voyage that was ever undertaken by man);3)唯有在一个板块中仅出现一次的(Adj. 就可以多次反复出现),且具有特殊标记的 Det 和 Num 才有可能移到核心词的另一侧,条件是不得与别的更重要的句法规则相冲突(例如汉语就不允许这样做)。

如果我们再次画出上述四个序列的“行星轨道图”,其异中之同就跃然纸上了:

这正好验证了我们在 1.1 中所提出的第二个推论:汉语各附加语离核心词的距离和法语是一致的,无论在太阳(N)的左边还是右边,水星(Adj)总是比地球(Num)离太阳近。其实,这个顺序同语义密切相关:指别词和数量词对于核心所表达的事物来说,不过是外在的区别个体的索引标记,而形容词却是限定或反映事物内在性质的内容。例如,那五个“红”萝卜不等于这五个“白”萝卜,

^① Hawkins, J. A. op. cit., pp. 117-23.